

一百五十五新體

天籟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440B

重印天籟集序

天籟集一卷，錢塘鄭旭旦輯；廣天籟集一卷，山陰悟癡生輯。這兩部書，都是荳腐乾式的小冊子，清同治八年浙江書局初印本，竹紙鉛字，字跡都很清楚，但這書在十年以來，是早已絕跡於坊間的了，有沒有再版，也不得而知。

這兩書所輯的，多是江浙一帶的鄉里歌謠，合計有七十餘首，我們用新文學的眼光看起來，實在首首都都是絕妙好辭，不愧他的集名天籟二字。每一首前後，都有拖泥帶水極酸腐的評語，而後評較前評，其八股氣尤重，大概還不是一個人的手筆。但

是把這些極酸腐的東西，放在極清靈極活潑的妙文後面，反而可以相映成趣，譬如吃蟹蘸些酸，轉增風味。所以我現在重印的時候，依然保留着，並不刪去，雖然也因刪去了字數太少，而我自己又懶，不能照樣補充的緣故。至每首中間，尙有許多夾評，都是金聖嘆式的妙——妙——奇——極趣——等語，但有幾句還算中肯，能搔着癢處，比起前後兩位十三經蛀蟲要高明多了，自然也照樣嵌在裏面。

這七十餘首歌謠，雖然一首有一首的趣味，但我們若用研究文學的方法歸納起來，當得以下的四類：

一，藏有生活背景的——這一類集中最多也最好，小兒女見

聞所及的，自然不出於家庭親戚之間。然而在舊禮教舊習慣底下的家庭親戚，也儘有許多痛苦，許多問題；大人們因種種關係，不便說出，而小兒女們心到嘴到，却毫無顧忌地直喊出來，使人聽了，渾身鬆爽。例如：

本集三

青萍兒，紫背兒，精娘叫我，織帶兒，媚帶兒帶兒幾丈長？三

丈長。

搖曳
生姿

把娘看：

賣弄寫
盡女兒

「好女兒」

如脫
于口

把爺看：「一枝花。

「奇妙把哥哥看：

「賠錢貨。」

奇妙把嫂嫂看：

「活冤家。」

奇奇
妙妙

「我又不喫哥哥飯，我又不穿嫂嫂衣。開娘盒兒搽娘粉，開孃

箱兒着娘衣。」香媚
之極

十四

薔薇花兒朵朵開。畫大娘吃酒一娘篩。三娘擺出果子碗碟兒

來。如語亦復如畫問一長句搖搖有致四娘罵我此五狗奴才。我又不是挨來的，我

又不是走來的，我是花花轎兒抬來的。口齒歷歷如見如聞十錠金，十錠

銀，十個梅香來接親；哥哥抱上轎，嫂嫂送到城隍廟。瑣碎得妙鋪張得妙

十五

黃花兒，着地生。畫我是外婆親外孫。外公出外叫請坐。外婆

出來叫肝心。舅舅出來不做聲。摹舅姆出來努眼睛。摹一碗

飯，冷冰冰。活現一雙筷，水淋淋。活現一碟菜，二三根。活現打碎

舅姆蓮花碗，一世不上舅姆門。

二，關於婚姻問題的——這一類數量也很多，但最有含蓄趣味的要算下面一首，就舉他做例：

十七

黃狗黃狗你看家，的是小女兒聲口我在園中採紅花。一朵紅花採不了，

妙雙雙媒人到我家。我家女兒年紀小，眼不會伏侍大人家。爹

阿爹！不要愁！娘阿娘；不要愁！擺搖得妙看我明朝梳個好光頭。

的是小女兒見識前邊梳了盤龍髻，後邊來到看花樓。看花樓上好飲酒。

妙他彈琵琶我拍手。妙

三，只取譏罵態度的——這一類只不過因他人身體行為有欠缺的地方，信口譏罵，別無深意，例如：

廣集六

臘擦臘，偷雞殺，偷隻雞來髻裏殺。刀又鈍，雞又叫，嚇得臘擦家婆哈哈笑。

四，隨口湊合毫無意義的——這一類既無意義，自亦無文學的價值可言；但我人平日說話作文，大都先有所爲，而後方有所謂，若無所爲時，決不能有所謂，獨有這一種歌謠，並無所爲而竟有所謂；蓋其動機只在於要唱，並沒想到要唱些什麼也。所以以前三類有意義的還只算人籟，這一類無意義的才算真正的天籟呢！例如：

一顆星，掛汕瓶。油瓶漏，炒豆黑。黑豆香，賣生薑。生薑辣，疊寶塔，寶塔尖，戳破天。天呀天，地呀地。三拜城隍老土地。土地公公不吃葷，兩個鴨子囫圇吞。

記得二十年前，那時我至多不過八九歲罷；正在家塾裏念孝經。晚上散了學，坐在天井裏乘涼的時候。有一大丫鬟名巧兒的常常教我唱什嗎「螢火蟲；夜夜紅。」之類的小歌，我也自然很高興。巧兒會唱的歌很多。不止十幾隻，因此我常想世界上學問最深的人，除掉教我孝經的老師以外，大約就要算巧兒了罷；可是有一天在父親的書櫃裏，忽然翻到了這兩本小冊子，那時天籟的籟字還沒有認識，只念他做天懶，翻開這本天

懶集一看，真使我歡喜得雙腳直跳。偷出來，一個黃昏就記熟了；明天唱給巧兒聽，誰知她大半跟不上來，於是我更加得意，顛倒做了巧兒的老師，壓倒了世界上第一個大學問家。

過了幾時，這兩本小冊子忽然又失了踪，忽忽二十年沒有發現過。直到去年年底偶然打掃書室，才又在一個書架的頂上老鼠屎裏找着了。已經爛去了一角，幸而沒有損及正文。於是把二十年前的舊課，重行溫理了一遍，覺得趣味仍很濃。只不好意思再去坐在門檻上唱罷了。因此又想起那巧兒，她在我祖母故世的那年嫁給一個裁縫匠，聽說她近況很好。已經生了五個兒女，現在或者她那最小的女兒，也會唱「螢火蟲！夜夜紅。」了罷；

評語

天籟者聲之最先者也，在物發於天，在人根於性，鶯喚晴，鳩啼雨，蟲吟秋，水激石，樹當風，數者皆是也。兒童歌笑，任天而動，自然合節，故其情爲真情，其理爲至理，而人心風俗卽準乎此。其於詩也，有似於風流水柴門，夕陽樵徑，輜軒過之，可以觀矣。「葦山老叟」

悟癡雅士也，喜爲妙語解頤，其文多微辭，或與筆戰，輒受其侮，然遭者弗較焉，以其趣也。是編之評，亦性所近耳；嬉笑怒罵，無態不作，却語語自閱歷中來，作格言觀可也。「明湖

釣叟」

嘗聞里巷小兒嘔啞旅唱輒惡其囂，不樂聽詞之畢，遑計其可傳與否。讀此二集，乃覺耳畔猶有餘音，甚矣其足以感人也。人生自少至壯而老，不知費幾許筆墨，始得一二句入情入理之言；在小兒全不假思索，嗚呼！天也，吾淺之乎視之矣。「粥粥子」

前集杭諺多；作者本杭人；傳者亦杭人，操土音之意也。是編雜出吳越間省，憶之無一篇能全，讀之乃覺心會；蓋兒時誦習，觸之卽是也。博聞強識者類不及乎此，以其無成書可稽；然小兒學語時，亦有師傳，絕不差謬一字，亦奇矣哉，殆天授之

耳。有此二集，吾慮其自此鑿矣，「弇山外史」
韻語最古，堯時康衢尙矣；西代以來，文章皆有韻，而方言不
同，遂起後儒叶韻反切之惑；其實依字求聲，皆絕妙之文章
也。自四聲定例，於是拘韻爲文，而韻學轉日晦，文體亦轉日
卑矣。是編當在擊壤歌以後，邶鄘風以前，「求自足齋主人」
天下童子衆矣，俚歌村唱亦繁響矣；是編與前集合之，不過五
十篇，風詩三百首，愁古人轉費詞耶。然吳越間人，止能解吳
越間語；非不讀其文，實不知其義耳。方音土諺，雜著乎詞，
非習熟者莫究厥旨，存之以覘其風氣而已。「天隅遜客」

之一百年前
之新體詩
天籟集

錢塘鄭旭巨輯

上海悲增標點

錢塘許之叙校

雅音已熄，浩氣全消，生息相吹，童謠無口，吾願觸發天機，普度塵劫，人心不死，合當頂禮是言。

一

此古來第一奇文，章法，句法，字法，無一不奇。然亦只是魚肉請客家常說話耳。不意如此着想落筆，真絕世奇文。

牆頭上，一株草。風吹兩邊倒。

活現此如詩之興體

「今日有客來，舍

子好。」

舍子方言字也即何之義

「鯽魚好，」鯽魚肚裏緊愀愀，

趣

「爲舍子，

不殺牛？」

陡然翻起

牛說道：

奇

「耕田犁地都是我。爲舍子，不殺

馬？」

馬說道：「接客送客都是我。爲舍子，不殺羊？」羊說

道：「角兒彎彎朝北斗。」

扯淡得妙

爲舍子，不殺狗？」狗說道：「看

家守舍都是我。爲舍子，不殺豬？」豬說道：「沒得說。」

說道沒得

說奇妙齊亦變化章法之妙如此

截然五段亦整

沒得說，一把尖刀戳出血。

奇突至此

(原評佚)

二

一二三皆描寫女兒情事；一則已嫁之女，一則未嫁之女，神

情意態，聲口宛如見聞。真是寫生聖手。

月亮光光。

拆之有四層合來
只是一月字妙妙

女兒來望娘。娘道：「心頭肉，」戀至爺

道：「百花香。」

奇妙解
不得

哥哥道：「親姊姊。」

沒奈

嫂嫂道：「攪

家王。」

奇妙

「我又不吃哥哥飯。」

怒嫂嫂而併及
哥哥奇情至理

我又不穿嫂嫂嫁時

衣。

三字
毒甚

開娘箱，着娘衣。開米櫃，喫爺的。」

天下妙人，只是會意。天下妙文，只是寫意。善會意者，

不必有言，而意即是言。善寫意者，不必著意，而言即是

意。讀此等文可以開悟。

三

青萍兒，紫背兒，精細娘叫我，媚織帶兒。

帶兒帶兒幾丈長？三

丈長。搖曳把娘看：賣弄寫「好女兒」。如脫于口把爺看：「一枝

花。」奇妙把哥哥看：「賠錢貨。」奇妙把嫂嫂看：「活冤家。」

奇妙「我又不喫哥哥飯，我又不穿嫂嫂衣。」此又不應有緣開娘盒

兒擦娘粉，開娘箱兒着娘衣」。香媚之極

人所自負于天下者，惟才與能。有才與能而見用於世則喜。有才能而不見用于世則悲。見用于世而爲世稱道則又喜。見用于世而不爲世所稱道則又悲。豈惟悲焉，而又繼之以怒。于是感憤雜來，終身無復自得之日矣。抑思天生我才，必非無用。世之毀譽，何足重輕。若必譽爲幸而毀爲不幸也，安所得百千知己而爲之馳譽于四方哉？卽以織

帶之好女兒言之，非不才且能也；乃一家之中，父母之言如此，兄嫂之言如彼。又況推而遠之哉？雖此女無藉于兄嫂而倚母爲重，然豈不辜其始之向兄嫂以示美之意乎？吾願世之君子，慎勿輕自表見，舍己從人；至于所如不合，然後退而倚道德爲重也，亦無及矣！

四

長者定應先嫁，而反遲。此中竟有老大之苦。然天下似此者多矣，奈何！奈何！

石榴花。花簇簇。細三個姐兒同牀宿。如那個姐兒長？中間姐

兒長。如留下中間姐兒伴爺娘。奇伴得爺娘頭髮白，三對櫛，

四對箱。

着此二句
委曲有致

嫁與山村田舍郎。黃瓜菘豆當乾糧。一封書，

上覆爺。一封書，上覆娘。一封破書上覆媒婆老花娘。長竹

槍，槍槍起，槍凸媒婆腳板底。短竹槍，槍槍出，槍折媒婆背

脊骨。

句句怨毒到二十
四分妙不可言

吾讀此不禁涕泗橫流也。天下才思敏捷者，知名于人世最

早，而收功于一己偏遲；遲猶幸也，又多至于無成，而憤

懣終老。夫至既老，而回首年來，萬千荼毒，皆其自取，

有不恨功名爲速死之媒者哉？向使同類并處，無所見長；

何至錯悞一生，青眉轉而白髮？固知天壤間缺陷頗多，當

不知淚盈幾斛也。

以麗娘而嫁臘痢，猶冀其生得好，真無可奈何之極也。

高田水，低田流。

便合正意亦復如畫此為詩之比體

叔姆伯姆當曙上高樓。高樓

上，好望江。

六字甚

望見江心渡麗娘。

妙

麗娘頭上金釵十八對，

脚下花鞋十五雙。金漆籠，銀漆箱。

四句寫粧奩

青絲帶兒綰鴛鴦。

寫裝束

向鴛鴦。

排命擇配也此句本當在上今反接在此筆端超忽絕不猶人

嫁着一個臘痢郎。只圖臘痢

生得好。不圖臘痢藏金寶。

（原評佚）

六

曉烟迷離，鶯逢絕豔，動我藐姑僊子之思。

烟護烟，煙上天。奇景描 畫不出紅羅裙，繫半邊。妖誰家女兒立門

前？羅裙繡鞋本是一串反以起 白插入中間章法便爾離奇繡鞋兒，尖對尖。妖土地公公不愛

錢。突入此句奇 峯天外飛來禱告你陰中保佑與我做姻緣。今日不愛錢者普天之下 只餘土地公公爲之慨然

(原評佚)

七

前後若不相蒙，而一往遙深，烟波無際。後半句句鮮豔，不啻出水芙蓉。

小小一隻白公雞，頭又高來尾又低。聲音 搖曳相公不殺留我五更

啼。五更不見啼，花貓馱在竹園裏。竹裏梅花帶雪開。妙東風

吹下一枝來。隣家有個花嬌女，妙嫁與聰明小秀才。

聰明小相公之不殺白公雞也，一點仁心，足通天地。雞含靈性，先得我心，固知此生之早夜以思而求之不得者，惟此花嬌之女也。庶幾一旦嫁與之，則秀才之願而公雞之報遂矣。雖死於花貓之口，亦復何恨？甚矣情之有感必通如此也！夫誠有感必通如此，而天地何爲獨不仁於我耶？

八

此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詞。

一年去，一年來。六字又見字中梅花帶雪開。妙梅花落地成雪

片，奇開窗等雪望郎來。

楚詞云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吾聞此言，不

禁泣然流涕也。五倫之中，惟夫婦之感情最深，夫婦之相思最切。以絕不相知之人，一經綰合，無不欲白頭廝守。天長地久，永無別離。無如欲不從心，事難如願；或以謀事而作離別，或以功名而作離別，或以軍旅而作離別，或以患難而作離別，種種離別，悽入肝脾，相思無極。見梅開而憶昔之標梅迨吉也，慘然心傷。見雪片而憶郎之寒莫授衣也，淒然淚落。乃始而見梅開，既而見雪片，宜郎之必至，而郎猶不至也；能不歧予望之哉？望之而亦既觀止，云胡不夷？望之而期逝不至，而多爲恤。甚矣！別離之悲，誠悲之至者，而要從相知之樂來也。吾讀此而又不

禁泣然流涕也。

九

妙在搖搖擺擺寫哭，若以慘悽苦切等字寫哭；反哭得不盡情矣。此兒是第一有心人，此女是第一知心人。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喜鵲哥哥尾巴長，儉柴儉米養姑娘；是瀾姑娘死在黃泉路，在

慘搖搖擺擺哭一場。

吾獨不解相思而死者之爲何理也！然相思而死，始可謂之真正之林思。吾不能多得於世上之男兒，每得諸閨中之嬌女。夫閨中嬌女，彼於其意中人必有大愜所懷者；而後乃

許其笑。而後乃許其言，而後許其身；至許其身不得，而後乃許其一死。綿綿此恨，尙何言哉；平日之私恩不可忘，當年之誓言不可背，不忍忘恩背誓之故，不得已而至於死。是豈所謂一死相酬者乎？然天下固有相思而不得死者，其傷心有甚於死，又無謂相思而哭之情必不如相思而死者之摯也。

十

女兒愛花好起早，侍兒早起沒奈何。將扶上樓，磕磕銚銚，竟至踏斷裙帶。如此奇情妙理，是從何處得來？

寶娘兒，名字甚別清蚤起。頭不梳；臉不洗。畫出清早伏侍姐姐那兒

去？伏待姐姐桃花園裏去。桃花不開，杏花不開，曲新將扶姐
姐上樓臺。上樓踏斷鴛鴦帶，八幅羅裙掃地開。句句畫出侍兒却句
句襯出小姐妙絕
吾嘗愛惜花春起早之言，寫盡女兒心理。此篇卽是此意，
而用侍兒點染，借羅裙生姿，更覺淋漓盡致。

十一

有情，有景，有色，有香。數言耳，令人咀味不盡。此仙
籟也。

月光堂堂，以堂堂二字寫月
光至理未經人道照見汪洋。汪洋水漫過方塘。方塘蓮

子香。

秋水時至，明月在天。百畝方塘。寒光沈碧。偶拈妙句，

了不可得。讀此可以不必復作塵世想。

十二

石榴花開葉兒稀，打扮小姐姐家嬉。梳好頭，穿好衣。搖曳生姿「

只望你的丈夫早早死，我與你，做夫妻。」奇絕怪絕「噴你血，

嚼你蛆，我與丈夫死相隨。」奇怪一至於此

召南行露之詩，貞女所作，以絕強暴之人也。嘗讀而疑之；天下安有強人以淫而至於訟者，此雖大亂之世所未有。而謂創見於文王之世乎？乃今思之而知詩人之善於用意也。天下不必有是事，而有是意。不並其意道破，則彼之情不盡，而吾之說終不能盡情。今以麗人豔妝嬉遊，輕

薄子弟多有將護之邪心。惟念及從一而終之義，則邪心自然冰釋。此篇之旨如是。若謂此老無故前致醜詞，而彼婦怒罵發誓，則所云速訟獄者，亦遂真至公庭矣乎？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吾於此篇亦云。

十三

心中想着，眼中注定，滿口期許，滿腹較量，無非愛慕才郎之至情也。

推槎過，慕才郎。

畫

是主意

正值哥哥上學堂。尖尖筆，做文章。

讀書子，狀元郎。

輕倩幽香

花對花，柳對柳。破囊箕，對苧帚。鹹

鹽菜，對渾酒。放在大門前，那個肯來吃一口。

後半忽恣如風雨驟至令讀者失色

吾弟左望，解此章曰，槎船也。哥哥卽指才郎也。世有一聰明而大有見識之女子，方推槎以過，而卽慕才郎焉。可見其心無刻不慕此才郎也。而值哥哥赴齋肄業，則其少年勤學，大可敬矣。意其手操尖尖之筆而做文章，如斯讀書之子，其必將來之狀元郎乎？因而一念觸我遐思；天下之男女莫不有對也，然而有三道焉。天下之才子，必配天下之佳人；譬如花對花，柳對柳。此誠善對矣。然天下不盡佳人才子也；不盡佳人才子，則其爲對又可通融。此如破糞箕而對苜蓿，亦無不可。然苜蓿之與花柳雖異，而其爲對也則同。縱不可爲佳人才子，而末始不可爲義夫節婦。

下此則難言矣。不待其配偶而犯禮以相從，卽如齏菜之與渾酒。然不爲終身之對，而徒取暫時之適，此雖行道之人羞之。卽日置大門之前，誰肯污其口者。此以知羞惡之良世所同然。若普天下閨中之女而盡存此見，則淫亂之端何由而起耶？

十四

家常瑣碎咕聒，厭不可言。不知何故，信乎拈來，便成文理。真咄咄怪事。

薔薇花兒朶朶開。

畫

大娘吃酒二娘篩。三娘擺出果子碗碟兒

來。

如語亦復如畫間一長句搖搖有致

四娘罵我

此五娘耶

狗奴才。我又不是挨來的，我

又不是走來的，我是花花轎兒抬來的。口齒歷歷十錠金，十錠

銀，十個梅香來接親；哥哥抱上轎，嫂嫂送到城隍廟。瑣碎得妙鋪張得妙

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花散風前，無心起舞。天機所觸，

豈容略參知識，少用思維？卽集中所收，大率如是。獨此與下數篇，尤覺真率渾成之至。

十五

句句鮮活，若不經意出之，而曲折盡致，透快淋漓，至文也。

黃花兒，着地生，畫我外是婆親外孫。外公出外叫請坐。外婆

出來叫肝心。舅舅出來不做聲。摹舅姆出來努眼睛。摹一碗

飯，冷冰冰。活現一雙筷，水淋淋。活現一碟菜，二三根。活現打碎
舅姆蓮花碗，一世不上舅姆門。

十六

紅布衫，綠布裙，畫出村庄女兒外公替我做媒人。做着前村小後生。

滿眶眼淚正是滿懷得意也大阿哥，許我大阪田。小阿哥，許我小阪田。大阿

嫂，許我八朵珠花。小阿嫂，許我四朵珠花。許我妙八朵珠花，

戴在面前。四朵珠花，載在半邊。得意殺我也不要大阪田，我也

不要小阪田，我只要十二箇箱子箱箱滿。不要只耍妙

村中女兒，勤苦當家，年已及時，聞說親事；滿肚皮打
算，又貪圖，又得意，又疑慮，又計較；至理至情，如此

如此。

十七

黃狗黃狗你看家，的是小女兒聲口我在園中採紅花。一朵紅花採不了，

妙雙雙媒人到我家，我家女兒年紀小，眼不會伏侍大人家。爹

阿爹！不要憂！娘阿娘！不要愁！擺搖得妙看我明朝梳個好光頭。

的是小女兒見識前邊梳了盤龍髻，後邊來到看花樓。看花樓上好飲酒。

妙他彈琵琶我拍手。妙

小女兒於出嫁一事，不甚分明。自以爲會梳妝則能事畢矣，言之亶亶。直至夫婦倡隨，他我對舉，而了無羞澀之態。此真寫盡小女兒神理。

遇此惡吵，懊悶異常。冷眼旁觀，却最好笑。……讀之無不絕倒。

搖大船，打大鼓。阿娘嬉……討新婦。與頭之極新婦新婦舍時歸？初

四歸。擔得舍子歸？擔得糕場餅歸。與頭之極公一分，婆一分，

姑娘小叔合一分。來大也爭，小也爭。拿棒來，打畜生。畜生

打不着，打了新婦好小脚。絕三尺布，攤膏藥。絕

伐木之三章曰：「民之失德，乾餼以愆」。蓋言乾餼至薄，

不以分人，遂至有愆，而失德甚矣。飲食必有訟，訟則

衆起而成師。聖人豈故爲危言以欺我哉？夫誠憂深而思遠

也。獨怪不分則爭矣，分而仍不免於爭。豈非分其所合，未免多寡厚薄之見存耶？古之聖人；制封建以分天下之貴，制井田以分天下之賤；使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各耕其土，各食其力；秀者升之於朝，而分播笏垂紳之榮；朴者編之於野，而安服農力穡之業；此萬世無爭而大亂不作之道也。無何，井田壞而阡陌開，封建廢而郡縣作，貴無世祿，賤無恆業，衣食迫之而飢寒生，飢寒驅之而爭奪起；於是上下交征利，而民之父子兄弟至不能相保而相殘；揆厥爭端，實由貴無分土，賤無分田，是以困窮而至此極也。若使家給人足，各利所分而無分其所合，吾知民

必相安於無事。乾餼亦無分，又何致訟起師之有哉？

十九

甚至貓狗偷竊皆有絕妙文章，真咄咄怪事！貓馱鯨去，狗不甘心，謂難忍受。乃貓即用狗語反映云：汝不已消過一大鉢焦耶？即機鋒激射，敏妙異常。對此噤然失笑。

搖吱搖，搖到外婆橋。黃米飯。菜湯澆。如見煎勒鯨，尾巴焦。

如見貓兒馱了去，狗兒叫難消。難消難消，消了一個大鉢焦。方言蓋飯之着釜而焦者

二十

總是必無之事，偏說得活現。更妙是後四句絕不叶韻，

法奇古。此下四章；不惟事所必無，亦理所未有。鑿空而出，一奇不足以盡之。

三十夜月光烘烘。一個老兒偷了辣酥種。辣酥酒也。安得有種瞎的看見。聾的聽見。啞的叫起來。癩的趕將去。

二十一

此與下篇皆隨韻結合，絕無文理。然絕世奇文，有不必文理妙絕千古者，此類是也。

一顆星，掛油瓶。油瓶漏，炒黑豆。黑豆香，賣生薑。生薑

辣。疊寶塔。寶塔尖；戮破天。三字奇妙天哎天，地哎地。三拜城

隍和土地。土地公公不吃葷，兩箇鴨子芻圖吞。忽作縱筆石破天驚

二十二

夾雨夾雪，四字奇妙凍殺老鼈。老鼈看經，帶累觀音。觀音戴傘，

帶累總管。總管着靴，帶累爹爹。爹爹著木屐，帶累瞎搥石。

方言乞丐也

天下有闕文疑義而不可盡解者；此春秋夏五郭公之類，所當存而不論者也。譬如古鼎斷碑，斑駁蝕齧，不必其指妙處所存，見者知爲異物。讀此二篇，始盡文章之變。又左望之言曰：天下貴至總管，賤至搥石。虛無至觀音，尊重至爹爹；不知何故，皆爲一老鼈所帶累，此大不可解。

二十三

總是一婆字盡其神理。宛然兩婆黑暗中問答，直婆到二十四分。

咯咚咯咚咤。發端 怪絕「半夜三更來做舍？」「不吃公公酒，不吃

婆婆茶，儘有工夫說 閒話妙絕只問公公討只狸花狗。」奇「賣哩。」「公

公呢？」奇「死哩。」妙「舍子棺材？」奇「烏木棺材。」妙

「舍子抬？」奇「兩個螞蟻抬。」妙絕「舍子鼓？」妙「鑿鑿

鼓。」妙「舍子鑼？」奇「疙癩疙瘡老虔婆。」妙絕 快絕

絕世奇文，惟其愈出愈奇，是以奇絕。當三更半夜，一媪

突如其來，自言不叨酒茶，而惟討狗一隻，固已奇矣。此

媪聞以賣去覆之，彼媪亦可以告退，乃竟舍狗而問及公

公。此問胡爲乎來哉？斯時。欲不應之，恐其纏綿無已。惟應以死，而彼將不復有詞；而不料其竟有棺材之問也。此媼以彼媼認真，則又詭詞以對，天下安有死而用烏棺材者，則公公之不死可知。彼媼竟不理論，乃至問及抬者，而後此媼率性戲弄之曰：螞蟻。蓋已奇幻入神矣。彼媼恬然不驚？而且問鼓，則隨應之曰：鑿鑿鼓。問鼓不已，而又問鑼，勢將無所不問矣。無所不問。雖至遲且而猶刺刺不休。天下有如此疙癢疙瘡老虔婆而可以情恕者哉。勢必一罵散場。而聞者爲之絕倒。吾不知天下果有是事否乎？縱無是事，而見此妙文，聞此妙語者，必無不絕倒之理；

則其奇而又奇以至於奇絕。夫豈人心思索之所能至者耶？

三十四

風雨忽來，走避岩下，奇險異常。此偏不寫奇險，只着怕倒二字，而奇險躍出。且妙是風雨來得好；若說風雨來得惡，只怕句便不得力，而若是一轉，亦索然無味矣。此文家三昧，不可不知。

風也來得好，雨也來得好，只怕石岩倒。若是石岩倒，壓做扁

榨老。趣極

二十五

寫得螺螄俱有性靈，寫得螺螄殼俱有性靈，真是慈悲文

字。

螺螄經，念把衆人聽。又一起法一日裏沿沙走，夜裏宿沙村。晝撞着

郵裏人，縛手縛脚妙捉我們。妙妙九十九個親生子，慘連娘一百

落湯鍋。慘捉我肉：把針戮。慘捉我壳，丟在壁角落。慘雞爬

爬，嚮角碌。慘極妙極玉皇大帝眼淚紛紛落。奇妙

吾不知肉食之風是起於何代，其在茹毛飲血之秋乎？幾無粒食火化，不得已而噬物以養其軀。燧皇教民烹飪，神農教教民稼穡，蓋誠欲別民於禽獸：而不忍見此剝裂之慘也。孰知粒食矣，民之嗜味無窮。火化矣，民烹鮮浸廣。六畜魚鼈之外，無已而至於螺螄。是豈不大失先聖教民之

意哉！若使先聖見民之算及錙銖，并螺螄之類而不赦，有不對湯鑊而淚落者乎？然則爲是文者，不獨見愛物之心，而且可以溯仁民之理乎？則誠天下之至文，而不愧乎自命爲經者也。

二十六

寫村婦刻毒入神，觀出佛事之不可耐來。

鄉裏老娘舊病發，奇妙走到城裏望菩薩。奇妙綠鞋子，紅鞋跋。毒眼
走一步，拔一拔。

天下何嘗有所爲佛哉！佛之爲名自東漢起，而東漢之人已不能辨其有無。僅彷彿影響於一二桑門之口，吾惡知此一

二桑門非飾說以相欺。奈何無據信而奉之。自明帝以來，王公大人，崇奉其教，而無父無君禍亂夷滅者不可勝數。卽下至鄉曲細民，亦未有奉佛而有安其身於民彝王化之中者也。夫禮法二者，聖治世之大端，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或易。故五品克遜則範之以禮，而五品不遜則繩之以刑。今獨廢君臣，絕父子，斷夫婦，離昆弟，違朋友，特創其名而曰佛，佛果何以自存哉？則於我禮法之天下而不容有佛也明甚。無如世之蠢蟲不知佛爲何物也，而目若見佛，耳若聞佛，損金塑物，造廟蓋佛，設齋供佛，男女雜遯，凶穢醜惡，僧尼炫誘，狗苟蠅營，無所不至。誠孟子所謂不

待教而誅者也。則有爲之說者曰：生民之所以奉佛，而國家之所以容佛者，蓋有以也；天下不能無窮人，則以佛寺爲養濟院；而民之凶悍不良者，一入空門中，卽旋消其不肖之心，故佛不可廢也。不知民之凶悍不良者，雖日以法制繩之而彼猶不率令，一旦置諸無父無君之地，而欲其有恥且格；是猶破圈柙而縱虎豹于山林，謂其不復搏噬也。天下有是理哉！至於養濟院之說，無異鑿牆之址以蓋其高也。窮民無所歸而食於寺，佛不能爲之雨穀雨粟也，勢必仍耗夫民間。則是養一人而一人又待養，濟一人而一人又待濟。且養此一人而猶不止一人待養，濟此一人而猶不止

一人待濟，吾見得之數少而失之數多也。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則有拔本塞源之道在。佛之猖狂於天下，僧尼創之；而僧尼非至自佛國也，仍吾民爲之。法惟禁天下之男婦，非五十以上者不得爲僧尼。卽爲僧尼。亦必報於州若府而達之於郡。其不經官而私披剃者罪之，要使委曲煩重而後得削髮。則愚民自以僧尼爲畏途，而天下之爲僧尼者自漸少。今當事已議行之矣。但恐行之不堅；果其斷而行之，不出三十年，天下將無僧尼矣。下無僧尼，則佛教不除而自滅矣。不亦快哉！苟此法不行。吾知天下之望菩薩者愈出愈奇，又不止如鄉裏老娘之醜態也。（韓愈闢佛，已如

村婦罵街，徒令通人竊笑；今此評更如乾矢橛，想見八股害人。）

二十七

只有六字耳！有聲，有色，有情。何其神妙！

角角啼，天亮哩！

舜蹠分途，始於雞鳴一念。甚矣雞鳴之不可忽也！然世之昏於酒色者，終身夢夢。彼且不知天亮，遑問雞鳴。惟操心危而慮患深者，夜以繼日，待旦不遑。一聞雞鳴，遂觸其憂時之念。爰取所圖之事而熟思審處之。旣而雞鳴不已，旣而窗牖漸白，而乃快然於天之亮也。吾生纔廿二，

而作客五年，其間困苦流離操心慮患者，不知凡幾。每夜半夢回，萬千心事，真有急須天亮而甚快雞鳴者，乃信此謠之懇切也。

二十八

是獨坐暗中，愁苦無聊情景。囚室孤臣，幽居嫺婦，冷宮怨女，客館羈人，對之一齊淚下。

螢火！螢火！你來照我！

吾昔時有一同心人，幼相愛，長相期也，不幸睽隔而相思以死。吾昔時有一寫心友，志相同道相合也，不幸亂離而天各一方。吾昔時有一知心青衣，侍書佐酒，添韻助情，

不幸義不可留而去。吾昔時有一醉心優童，謔浪諧笑，歌舞流連，不幸勢家挾之而遷。吾昔時更有一傷心老僧，失志功名，逃禪刻苦，不幸羸病相侵而化。嗚呼！吾於此數者，忽忽縈懷，時時入夢。每至燈昏月黑，香燼更殘，此時此夜，尤難爲情。今對此篇，益復百端交集。

二十九

牽牛兒上，牽牛兒下，畫出蟲蜂釘，如見截辣一聲。如聞

六畜中牛最有功於人。古者諸侯無故不殺，良有以也。吾嘗親曆田間，見耦耕之苦，而後歎牛之大有造於農。故農之愛牛殊甚。方牽牛上下以耕，蟲蜂叮之，農視之，不啻

切膚之痛也。截辣一聲，而此蜂遂斃於掌下。吾嘗目覩其狀，耳聞其聲矣。今得於紙上時時見聞，動我稼牆艱難之思，觸我不忍食牛之念，然後知此文人有造於牛也。

三十

亦只六字，却將春色農時，人情物理，盡數寫出。

楊柳青，糞如金。

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春耕，夏耘，秋穫，冬藏；統計一歲中，蓋在田之日多，而在室之日少也。櫛風沐雨，胼手胝足，固所不辭。甚至糞穢，人所最惡也，而農有時視之如金。以彼勤苦如此，使收穫之後，得以享其盈餘，猶之

可也。乃賦稅迫之，追呼攬之，奸宄耗之，而農之所餘無幾矣。不思農爲邦本，食爲民天，不深其源而欲流之不竭，何可得哉！吾願歌楊柳者，思農之惜糞如金，益當重農而貴粟也。

三十一

雨天寂寞，村居得肉，不啻海錯山珍。公估婆稱，寫盡歡呼節齋神理。

落雨丁丁。豬肉三斤。公來估估，婆來稱稱。

帝者之民，含哺鼓腹，以遊以嬉。王者之民，日用飲食，徧爲爾德。自奢靡之風漸長，人皆侈言燕會，而笑彼鄉

愚。不知耕田鑿井，出作八息之風，今日已蕩然無存；而惟鄉曲細民，猶有庶幾之意。得是意而存之，雖一飲一啄，皆有古朴之趣。讀此生人反本之思。

三十二

臘癩醜字也，此借之點染，偏覺奇趣。故知事無雅俗，在所使耳。

臘癩臘，句法奇妙挑糞澆蕎麥。妙蕎麥開花，臘癩當家。妙蕎麥結

子，臘癩笑死。妙蕎麥上磨，臘癩端坐。妙

天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要當各執一業。所業既專，則雖雜技小數，亦必底於有成。卽以稼牆言之，良農所鑿

者，黍稷稻粱。而家有臘瘵，舍是數者，而獨注意於蕎麥。旁觀者方竊笑之，而臘瘵不顧，糞且溉焉。蕎麥竟開花，彼不以蕎麥視之也，而儼然當家。蕎麥亦竟結子，彼不以蕎麥視之也，而欣然笑死。蕎麥亦竟上磨，彼不以蕎麥視之也，而泰然端坐。是蕎麥之與五穀雖異，而其至於成熟也則同。然非此臘瘵之勤勤灌溉，亦安冀其開花結果以至於上磨也哉！今世之富貴子弟，每思長享富貴，而不肯各執事業；吾恐富貴不可保，卒至於貧賤而一無所成，其有愧於此臘瘵多多矣。

日頭黃，懶漢忙。著一忙字能使
懶漢字更精神日頭豎，懶漢靠屋柱。分明
無出日頭

謝，懶漢叫夜夜。

奇寫殺懶漢偏作有
妙事語大奇大奇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此古來第一切痛之言。惜乎人之不悟也！夫人生自少至老，其間任事可爲不過二三十年。此如日之方中，極盛者於斯，將衰者於斯，所當急急乘時而不可少怠者也。無如世之自暴自棄者；方其少也而叢於頭色，及其壯也而廢於安閒，不轉盼而衰老矣；乃始恨時之速去，而已必不可挽。卽如懶漢，不知乘時。當日高而始顛倒衣裳，及日中而且逍遙倚徙，至日落而乃倉猝狂叫也；其猶有濟乎？吾願世之聰明子弟，當及時努力，慎勿

自悞其生平；至於一無所表見以終老。此真古之有心人一片婆心，而豈遊戲筆墨之謂哉！

三十四

入烏鴉一句，不惟章法離奇，而雪景倍增，窮況倍慘；此畫家染烘法也。

大雪紛紛下，柴米都長價。危烏鴉滿地飛，板櫪當柴燒，苦

嚇得牀兒怕。趣極要知
正是苦況

悲哉窮也！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吾不得知也。獨是古之民富，今之民貧；古之民樂，今之民苦；亦豈運會使然歟？昔者袁安僵臥雪中，邑令按行，除雪入戶，餉安而薦

舉之；至於今之世，有不凍餒而死者乎？吾是以知絕人逃世者，要亦有幸有不幸也。又況窮民而無告者哉！彼夫圍爐飲酒，對大雪而慶年豐；安知白屋細民，薪盡米窮飢烏滿地之慘。嗚呼！博施濟衆，堯舜病諸，吾安能徒手而仁天下也。

三十五

頭九二九，相招不出手。三九二十七，凌丁掛半壁。凌丁方言冰之垂簷者

四九三十六，纔方凍得熟。奇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不要

舞，還有春寒四十五。畏寒之意瞿然言下不啻無已太康之詩

使天地有燠而無寒也，豈不大有造於窮民哉！然天地不能

有燠而無寒，則民生當作禦寒之早計。古者蠶勤而狩獵備，故授衣於九月，而斯民遂已無寒；今者蚩蚩之氓，顛連困苦，不遑謀食，豈暇謀衣。夫古亦此民，今亦此民；古之田不加多，今之田不加少；而貧富相懸至此者，良由爲不勝其食之衆，爲不勝其用之疾，夫是以窮而不寃也。然則窮漢得度此四十五日而舞於街頭，亦其幸耳。嗚呼！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爲民上者，奈何不爲之所，而聽其凍餒而死耶？

三十七三十六缺

點點窩窩，

四字有無
限情景

油炒吱鍋。

可

畏羊兒喫草，馬兒過河。

可

畏新官

到任，舊官請出。快心語

三代以前，民皆養於吏，三代以後，吏皆養於民；養於民可也。甚至頭會箕歛，倚酷以濟其貪，剝盡民膏而猶不饜其欲。吾恐天鑒在茲，食之不得下咽耳。嗟乎！民不堪命，則思舍舊以圖新；貪競成風，正恐新官之仍舊。細維循吏，不禁涕泣而謳之！

三十八

雖憤激實是名言，

田要少，屋要小，子弟讀書不要考。免得殺，免得絞，免得商

鞅飽。

奇語

先王豈得已而制刑哉！先王不得已制刑，則凡後之刑者，皆當曲體先王之意，而敬持其不得已之心。夫民之欲厚田宅，長子孫，猶夫吏也；乃至民不敢置產應試，以避殺絞之禍，可爲痛心。原夫先王制此殺絞之刑，本以懲天下之奸頑，豈以快商鞅之一飽。今使商鞅藉口先王而濫刑平民，以飽一己之欲，夫豈國家之福哉！安得召父杜母其人，一湔吉網羅鉗之穢也。

三十九

三個，三匹，兩箇，一個，官兒，馬兒，老兒，老娘，樓上，樓下，街上，隔壁，喫酒，喫草，相打，搖手：穿插

照映，都奇。更奇是絕不叶韻。

三個官兒在樓上吃酒。三匹馬兒在樓下吃草。兩個老兒在街上相打。一個隔壁老娘，搖手說：「罷休！罷休！」活字

至治之世，民皆尊上畏法，不敢肆行無忌，以自取罪戾。故其刑清政簡而上下相安。蓋官吏民之父母也，父母雖親而未嘗不尊。今奸宄之徒，乃至目無長上，則顯以猾法刁頑，而法不可勝治矣。夫盛世之民吾不及見，而得彷彿於童子之謠。彼官飲酒于樓上，而相打之老兒不知；若使早知有官，則已不至相打，而何煩隔壁老娘之搖手者哉！夫隔壁老娘之搖手勸罷，雖其一片婆心，而固可以爲民風之

厚；以其尊上畏法，非若今之肆行無忌也。然則好民觸於刑戮，亦其所自取，而於長上何尤！

四十

朱均不肖，豈無以開其先，睽繇頑凶，反有以昌其後。必以族類觀人，猶牝牡驪黃之見也。雖然，謂聖人之後，不必復生聖人，則王季文武，世德相求；謂惡人之後，不必復生惡人，賊操懿溫，世惡相濟。又似乎善惡各從其類者。且有武周，亦卽并生管蔡；生慶牙，亦卽并生季友；則造物更善於變幻，而豈理數所能推乎？孔子曰：相近，曰：不移。孟子曰：性善。吾請終以此三言質諸天下後世。

矣。

龍生龍。鳳生鳳。麻雀生兒飛蓬蓬。去聲寫殺麻雀老鼠生兒打地洞。

寫殺老鼠婢妾生兒做朝奉。奇徽州稱商曰朝奉

四民之中士貴乎？則必曰：士貴矣。士既貴於商，則必知士之品不可不立，而士之氣不可或挫也。乃今之爲士者，見商之多財，而已之無所取資也；往往屈抑卑下之，而商遂儼然自置其身於士之上。不知先王置商於四民之末，良有深思。誠以爲富不仁，商居其九，是以賤之。昔之所賤，乃爲今之所榮，亦可見世變矣。吾嘗細玩龍生龍一章，而知斯人之大有羨於朝奉也。彼意龍鳳之所生自應如

彼，雀鼠之所生自應如此，則婢妾之所生，不應有邁種之奇也。乃龍鳳雀鼠各有所生，而婢妾生兒居然朝奉，則誠詫異之甚者也。彼又惡知古之人賤之，置居四民之末，宜婢妾之子之爲之者哉！雖然，朝奉亦竟亦不可及者，彼夫臨財廉，取與義，好施不倦，恭儉下人，雖士有不如其行者，而亦豈在所賤之中。吾所惡夫爲富不仁者，謂士必不容少下之，而豈盡蔑天下之商歟？

四十一

此與第九章竟是絕句體，而決不可以爲詩，所以絕妙。

石榴花開葉兒青，做雙花鞋望母親。母親耽我十個月，那個月

裏不擔心。

藜我之詩
同此真摯

性至生文，文至亦生情。忠孝發於至性，而後天下有文章；觀感得於詩書，而後古人有臣子。獨執修泥道之迂儒，不可與言情，而并不可與言文。彼其見此妙文，必謂親思罔極，廣大同天，豈區區花鞋所能報其萬一者。不知當石榴花開之時，而忽動歸望母親之思。孝念所發，此爲最真。彼又烏知儀物之厚薄，而計報施之稱否哉！既又自思，我之心乎母者暫，母之心乎我者常，孰我十月，月月擔心，豈若我之感於物而後動其心，動其心而後有其事哉！此真孝女之至情也。天下之人，各有至情；讀此妙

文，仁孝之思不自知其油然而動。則此文信天下之至文也。

四十二

一顆星，半個月，蝦蟆水裏跳過缺。

眼前妙景一經道破遂足千古

我在□□□籠

兒，看見烏龜嫁女兒。龜吹簫，鼈打鼓，一對蝦蟆前頭舞。

妙幻

世呼畜妓者曰烏龜，烏龜嫁女，事之最不雅馴者，而此文寫得絕妙；何哉？吾嘗細相其手法，實與明脩暗渡，同一神奇者也。當星稀月朗之時，適見烏龜嫁女之事，此時情景，最堪描畫。然一着相，意味索然，必至醜不可耐。此文妙在先將星月生姿，借蝦蟆作影。然後將正面一點，隨

卽乘勢推開。若鼃，若鼈，若蝦，實則烏龜之類。而借客陪主，盡掩其醜，只覺姿趣橫生。此真化臭腐爲神奇，不止五花八門，變化百出已也。

四十三

豇豆兒，開紫花。大姑小妹

四字已藏爹娘阿哥在內妙

嫁人家。娘哭的，嬌嬌

女。爹哭的，一枝花。阿哥哭的賠錢貨。妙不哭得，意不過。

人各有其真情，真情所發，雖巧於緣飾掩覆，而終有所不可欺。小人言及痼癢，則亦歛歔流涕，此豈其情也哉！蓋以衆所同悲，而彼不得不悲以從衆也。明哲者知其然，故不以哭泣爲仁慈，而小人無所施其詐。此安用推測之術以

探取之乎？亦惟慎審乎真情之所發云耳。操鑑物之情者，苟能得是意不過之說而精之，於以盡天下之情而有已矣。

四十四

天下最吃苦是躁動之人，天下餓不殺是癡呆之人，讀此爲之慨然。

蒼條滄滄豁，

活現

肚皮癢搭搭。

趣

土哺呆呆，

活現

自然有食來。

天下有不求而自至之食哉！其不求而自至者，在庸人以爲福，在君子以爲時，而必無純任自然之理。學問脩其在我，宮貴聽之彼蒼。時而達也，萬鍾不辭，原有在中之緣；而窮也一介不取；亦峻素餐之防。夫豈一無所爲，惟

圖苟獲者所可同年而語哉！夫蒼條之滄豁，固碌碌無成；而土哺之杲杲，亦庸庸多福。君子雖不取彼碌碌，而亦豈取彼庸庸者乎？讀是文者，慎毋以土哺之自然得食，遂將無求爲於斯世也。

四十五四十六缺

此與第十七章意思絕相類。而彼飄逸，此流利，各臻妙境。

竹公竹婆竹爹娘。公婆爹娘妙今年讓你長，明年讓我長。讓你讓我又妙你

長無用處，奇我長嫁兒郎。快語能使無用處三字分外入神

四十七

有情有景，飄忽輕倩，賦體文心。

火燄蟲，的的飛。妙飛上去，飛下來。

惟化生之應候，雖小物而離奇；乘陰陽之間氣，獨明哲以乘時。晝時則韜光，似乎生之不偶；而在潛必見，知其出也有爲。以斯清潔之躬，晶融之質。升自堂階，未幾入室。直能流照乎書窗，何事分光於隣壁。爾乃隱衷必達，與物無爭。時行時止，能暗能明。附羶陋蟻，逐臭憎蠅。因天姿之高朗，幾彷彿乎疏星。是以志士與居，詠歌達旦；才人有感，哀憤中宵。謂爾無知而有耀，每增夜色之蕭條。當夫幽蟲鳴砌，落葉橫階。羈人不寐，對月徘徊。

度寒星於曲檻。如彼美人之遲來。又或蘭閨靜女，金屋名姬。標梅載賦，團扇爰題。坐愁誰語，顧影心悲。感涼颺之倏發，驚冶炤之侵衣。於斯時也；乍離乍合，載沈載浮。有魂堪斷，無夢爲儔。與爾微言，似明明兮可鑒；飄然一往，羌耿耿兮心憂。況乎時之未達，命之不齊。文章照射，蓄極而輝。見小蟲之熠燿，愧伏處夫羶輝。顧爭光於日月，乘長風而奮飛。辭曰：天地浩浩，氣化遷移。離明兩耀，萬物爭奇。日新月異，蕃變之爲。鯤魚海徙，螿龍天飛。廣大存乎自致，高明豈容自卑。將鸞鳳不足擬其清，龍蛇不足擬其變。夜光不足擬其明，連城不足擬其

炫。豈區區腐草所爲，而足域吾曠達之見。

四十八

世人欲殺，未必知其才也。知其才而殺之，德不異生之也。曹操殺禰衡楊脩，千載知己。二子之才爲曹操所忌，二子之名，非操其孰成之？然則才子而必盡爲人愛，不爲人惡，盡爲人喜，不爲人怒，亦何以成才乎？

石榴花，繫紅裙。女兒十五做新人。妙郎看看，活現活心肝。奇

婆婆看看，喜新娘。奇阿姆看看野豬精。妙我又不替阿姆同牀

宿，我又不替阿姆共枕眠。妙我家寒舍少花錢；不搽粉，比不

得阿姆白。不搽油，比不得阿姆黑。口舌不曾做慣，比不得阿

姆能幹。轉尖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吾嘗以此觀世之好毀人者，未有不自中其身，而爲天下笑者也。一人之意見，必不能亂千古之是非。而肆口譏評，自鳴得意，卒之遇彼才辯之士，其機鋒捷於發矢，顯則熱斥，微則冷刺，究亦無如之何。吾不知亦便於已而必出於毀乎！讀是集者，得吾意之所存，天下尙行直道。

天籟集補序

天籟集者，錢唐鄭旭旦編次，余從弟彝伯爲什梨棗者也。彝伯與從兄培之暨余皆同歲生，幼各就傅，彼此戲投筆札，署稱同

年，先君子見之怒其頑；業師仲平汪先生驟然曰：「童子何知，此直天籟也。」後彝伯領己酉鄉薦，乙卯以知縣揀發湖南，歷權永定石門縣令；以積勞成疾，遽爾委化，劇可哀矣。彝伯有手輯酒闌鐙炮譚二十四卷，擬梓未逮。其芝秀軒吟稿，弟婦高氏已爲付剞劂。天籟集亦刻自湘中，今年夏，弟婦攜板回，余得見之。爲重加校閱。此集所編皆吳越謠諺。憶幼與彝伯培之，歌詠歡欣，纔如昨日。今彝伯已亡，培之登甲子賢書，將有四五年矣。獨余兩鬢漸衰，一衿猶困。年來從事書局，尙理帖括，同年之說，竟成戲語。然則覩斯集也，豈獨彝伯之可哀也哉！余亦慙慨係之矣！同治八年己巳重九日，許郊子社甫識於浙江書局之校經廬。

一百年前
之新體詩
廣天籟集

山陰悟癡生編錄

上海悲增標點

康衢童謠，與虞廷三歌，同時實開風詩之先聲，故聖人編詩首及國風，勞人思婦，意到口隨。不事體格，自然成章。詩以道性情，此之謂歟？委巷列塵，羣兒嬉戲，喁喁唧唧，聞之會心。筆之於書，漸成一帙，仍名以天籟，廣前集所未備也。

一

物不在微，慧心人口中，便有如許生發。嘖叨絮聒，皆無

理之理、無情之情。究之：至情至理，不過如是。

螢火虫，夜夜紅。叟翁拉哩，叟娘拉哩，三根麻繩吊拉哩；有銅錢，贖了去；無銅錢，放拉哩。

此比體也。一螢火虫耳，腐草所化，安有爺娘哉！作者詠之若是。通篇注定在一紅字耳，螢尾之光，青如鬼燐，惹草沾幃，其細已甚，安有所謂紅哉！而自螢火自視則紅甚。且朝隱草露之間，暮見星樹之下，東飛西伏，不知其倦。幸不遭羅扇之撲，得以夜夜飛游，迷人五色。亦神乎技矣。然獨不見世之淫佚子弟，鮮衣玉食，乘堅策肥，終歲嬉遊，流蕩忘返；而其父母困坐家

園，入人陷阱，呼之不至，招之不歸，竟置毛裏之恩於弗顧。令旁觀竊笑其徒自炫耀，本根不殖，末亦終虧。遂浪肆非議，辱之，賤之，輕之，詈之，而彼猶置若罔聞，翱翔得意。藉此外著之形狀，以驚世而駭俗，則亦何異於此螢以一線之光明飛翔昏夜而不知所止哉！

二

絕無生發之處，有此層出不窮之筆，文章之妙，至於不可思議。

硫硫磷磷馬來哉！兀突隔壁大姊歸來哉！人正意只「舍箇炒蝦？」

鋪排場面亦「茭白田雞炒蝦。」田雞一味却是奇味田雞踏煞老

鴉。田雞忽然又活尚不算奇至水田化生之物老鴉告狀，奇想天開

告着和尚。和尚念經。念着觀音。觀首賣婆，更奇賣着姐夫。姐

夫關門，關着蒼蠅。蒼蠅扒灰，再接再厲扒着烏龜。烏龜撒

屁，撒得滿地。蠅齷邈邈無頭無

緒都成絕妙之文

行文者最苦題目枯窘，不能生發。乃習舉業者苦之，而黃髮小兒，成羣謳唱，反有此手段，始知人工之不及天籟也。田雞能踏老鴉，而老鴉不告田雞告和尚，此奇事也。從此愈想愈奇，幾如手展好畫圖，惟恐其盡。然着意處止在炒蝦一味好菜，想入非非，遂成後半篇妙文字，拉雜曆亂，沒頭沒腦，忽而觀音，忽而姐夫，忽而

蒼蠅，忽而烏龜，欲斷仍連，似截若續，心花怒放，意
葉齊開，令人唾壺擊碎，拍案大叫，然至烏龜撒屁，遂將
全篇結束，一齊收場，於縱橫恣肆中，仍守行文規矩。
不同無勒之馬，疾馳千里，不受羈縛。尤見才大心細。

三

采蘭贈藥，淫風之尤。孔子刪詩，不遺鄭衛。安得以男女
相悅之詞而鄙之。

姐在房裏笑嘻嘻。

為舍

荷花缸裏淘爛泥。

玉指纖纖未
免塗泥之辱

淘着一個小

荸薺，

笑嘻嘻當
在此時

洗了泥，剝了皮，十指尖尖撥在郎嘴裏，問聲

郎，「舍滋味」？

滋味不過如是雖
爛荸薺亦是好的

蘇州小荸薺，山東嫩水梨。謝

謝好姐姐！

看他答得平常妙在一聲謝
詞傳神否則說破反覺無趣

荸薺賤果也，吳越間常有之，今市上買果傭，不以上林
廬橘長安荔支視也。每觔不過大錢二十。乃自好姊姐與
之而荸薺遂爲貴品，又經好姐姐親手洗剝，親手淘着，
而荸薺愈有佳味。耶亦何幸而食之哉？牧蕘之美，豈獨
古人詠之耶，令我在旁，當如汝陽主之見麩車涎流不
止。不知身歷其境者，果僅以山東梨比之，滿口大嚼遽
爾下嚥否耶？

四

此篇罵煞鄉裏娘娘，妙在不十分描畫，僅以結煞一句了

之，文之得簡字訣者。

亮呀亮，家家門裏好白相。拾隻釘，打管鎗，戮煞娘娘無肚腸。惡肚腸戮在鎗頭上，真個好看老鴉銜去做道場。道場阿好看？

好看個！城裏娘娘騎了馬來看。好威鄉裏娘娘騎了狗來看。好形容

不知何人造作罪孽，說觀音大士是女身，引得多少娘娘太太奶奶小姐姑娘們，燒香拜佛，紙鏟香燭，求籤許願，一羣兒去一羣兒來鬧得春二三月，個個不安，人人不了。余嘗於豔春時候，獨行西湖之畔，借茶室小憩。

見自松木場起，至石塔頭葛仙嶺坡過蘇小墳前迤邐至岳王廟直接靈隱寺上三天竺中天竺下天竺約十數里路，往

來雜選，日不下萬人。青布衫裙，腰束黃絲，楊木簪髮，紅布大鞋，頸套布袋，上鈴朝各寺院佛法僧寶印，朱文錯落，名曰招魂袋，謂死去見閻摩，持此爲證，能免一切災殃，受無量苦。持香捧燭，前旂後鑼。一幫已過，一幫又來。老嫗雞皮鶴髮，幼婦搔頭弄姿。路見丐者，或擲以錢。或市以棉線數縷。一年蠶桑之利。妻女助夫男。輒得贏餘積私篋，瓜果不忍買，魚肉不舍吃，到此香市，費盡不之惜，多至數十千，少亦數千，帆檣如織。河爲之斷流，直鬧至四月初旬，始覺清淨，何其善哄人也。今觀小兒所唱，乃知此猶不足奇也，西湖勝

景，天竺名山，經幾世木魚敲破，纔得到此，何怪成羣
逐隊，舉國若狂，乃卽此鴉道場，尙且好看若是，哄得
鄉裏娘娘控狗而來，小兒輩調笑嬉罵，而恬不知羞，是
真一副老臉皮矣，嗚呼心卽是佛，頭上有天，夫和婦
順，子孝母慈，門庭之內便是清修福地，彼道場豈真好
看哉？老鴉所做之道場，更有何好看哉？普勸鄉裏娘娘
宵着半臂，露兩乳，赤大脚，在田畔辱水，慎勿趕此鬧
熱場，出乖露醜也。

五

老女待年，荏苒光陰，因緣錯過，至於父亡母背，兄嫂欺

浚·不暇擇人，草率遺嫁，不知凡幾，讀此一齊痛哭。

月亮蕩蕩，

望月輒悲，爲情亦然

大姐嫁在上塘，二姐嫁在下塘，

彼此從容，想是父母

主三姐無人要，

爲女子而至於如是可哀也已，是哥嫂意中語

一頂花花轎，擡到關王

廟，前頭有狗叫，後頭老虎咬，

好悽愴

六甌饅頭六瓶糕。

爲女子而至於無人要，畫眉繡閣，理鬢妝臺，顧形自

憐，誰與晤語，每見人家新嫁娘，坐着花花轎，前呼後

擁，擡入青廬，夫婦交拜，揭紅巾，遞合歡盞；苟因親

串族人往來慶弔，令我結束時妝，陪看新人坐宴，問人

自問，其何以堪。或者人之貌獨妍，而我固無鹽嫫母，

則猶可以自解；乃於珠填玉縲之中，微窺其面，或鰲而

斑、或滿面麻點，口眼耳鼻，毫無勝我之處，乃知命實不猶，非關貌之妍媸也。如是者數年，聞有賣花老嫗入我門，登我樓，嘖嘖唧唧，與我母絮語，我必細察聽之，或者其爲我姻事而來，則猶有出頭之日，幸而門當戶對，求籤問卜，事事皆諧，紅帖一張寫我生年日月，仗彼三寸舌，完我一段姻緣，鼓吹入門，綵輿相迓，想我姊姊妹妹嫁時亦不過如是；私忖我父母兄嫂，並未於我有私心，不過時之遲速，早在姻緣簿上註定耳；豈期入門之後，漸覺無甚意味，翁姑責備我，夫婿悍虐我，姑娘刻薄我，妯娌訕笑我，我初裝腔做勢作新婦排場，不

便計較，久之而欺凌我者益甚，我始覺左右前後，無非榛莽瓦礫之場，反不如依依膝下，開爹米櫃看娘衣之快活也。每見秀才赴考，巴結三年一科，借三篇文字以邀主司青眼，及屢試不售，心數同學少年，某人某科今皆顯貴，獨留我一領青衿，不曾脫却，一旦意外遭逢，果然如願，亦曾拜座師，領鹿鳴宴分硃卷打抽豐，公車北上，聯捷南宮，乃宦途躡蹻翰林候差，部曹候缺，清苦非常，而上有父母既防艱之丁，下有妻孥又恐室之罄，心實煩憂，身被摧謫，正無異嫁在關王廟前者之狗叫而虎齧也。及夫苒苒年華，倏焉老至，寒兒飢妻慘對一室，

饋臺高築，質庫不通。殘臘將終，炭金誰贈。如是者數年，計無所出，若再蹉跎歲月，勢必委命異鄉，妻孥同殉，於是翻然變計，整理破書幾卷，拳脊而歸，則又無異六甑饅頭六甑糕，帶歸母家之景況也。嗟乎！天下女子，誰非嫁丈夫，而受五花誥具鮮衣玉食，婢從如雲者，能有幾人。徒令羨慕欣豔者，顛倒精神，多此一生苦惱，而普世間懷才之士，又復具丈夫身，學兒女子氣，可哀也已。

六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是人疢疾，

正天之所磨礪也。然疾疾非惡疾也，惡疾而至於臘癩，其惡甚矣！嘗聞父兄父輩云：天下無載頂之臘癩，壯而驗所見，果無之。然則人之求富貴利達者，盍先自摩其頂耶？

臘癩臘，偷雞殺。

偏是如是行爲

偷隻雞來甕裏殺。

賊

刀又鈍，雞又

叫，

那得不叫

嚇得臘癩家婆哈哈笑。

哭者逃者儘有之偏是哈哈笑是嚇耶非嚇耶

人生體相不具，至不見禮於妻子，甚矣！然體相不具而苟有名位利祿，猶足以顧盼自雄，驕其妻妾；郤克之眇一目，雖見笑於蕭同叔子，而其位居然列卿，孫臏以刑餘而相魏，鄧艾以口吃而破蜀，功名顯嚇，不在體相取人也。若惡疾而至臘癩，則驗諸臘癩不載頂之說，大抵

非富貴中人矣。脫帽露頂，兩手亂搔，血腥膿臭，結成大痂，卒至一毫不能拔，圓光光一箇老南瓜，放出頂上圓光而後已。顧臘癩雖賤，舍體相而論性情與福命，則較之厚皮裏媚骨，脂韋唯阿者，爲不可及；諺謂十箇臘癩九箇強。壹意孤行，崛傲不阿，別有一副肺肝，自以爲是，不肯在人前取悅獻媚，又烏能涎臉嚙聲，討牀頭人歡喜，此不可及者也。又云：臘癩命好家婆俏；夫臘癩雖非富貴中人，而或生長富貴家，假令終年不脫帽，又誰見惡疾哉？故娶妻不必盡醜，而臘癩以倔強之性，流閨房之內，每不甚得其歡心，以視世人私其妻妾，百

計討好。竭力奉承者，殊覺天地間剛強之氣不鍾於鬚眉丈夫，而獨鍾於臙瘠，此又不可及者也。故觀於此歌，而人方鄙之笑之。我獨敬之壯之；何也，區區偷隻雞耳，死亦何難，偏於甕裏用盡一生氣力，不知別求奏刀之法，想其憨態可掬，真是一條直肚腸。不能轉灣；充其性之所至，配義與道，直養無害，忠孝節義，根本於此，尙可輕覲哉？獨是爲其妻者，伴此愚夫，亦止得柔順以受之，凡事不敢置議，故從旁大笑；而又深知倔強性成，恐其因笑激怒，不覺愈笑愈赫愈赫，愈笑，末句真寫得精神栩栩活現。

杭人呼父曰爸，呼祖曰爹，而越人呼父則爹爹；此篇不知呼祖與？父與？而謠始於杭州，或其祖與？大抵人道中祖孫分隔，而祖之愛孫甚於父之愛子，故孫亦暱祖不暱父，含飴哺兒，黃髮纒膝，唱此俚詞，老人心醉。

排排坐，喫果果，爹爹回來割耳朵。稱稱看，二觔半。大耳

耶長佛耳耶爹燒燒看，兩大碗。吃一碗，賸一碗，門角落頭齋

羅漢。羅漢不喫葷，豆腐麵筋囫圖吞。先已自吃後齋羅漢豈五百尊者肯享餒餘耶讀至

末二句乃知賸下之一碗並不齋羅漢也文當分兩截看始妙

世言觀音齋羅漢，難爲主人翁，羅漢齋觀音，省錢又見

情。此爲一主衆賓，吝於應酬者解嘲也。若小兒嬉戲門
角落頭之豆腐麵筋，值得幾文錢，乃察其詞意，亦猶若
深黑羅漢之貪饕，鄙其囫圇卜嚙者，出諸口中，惡毒已
極矣。幼時每見宴客，於屏後窺之，心繫案上果碟，
惟恐惡客攫食，不留有餘，以供我口腹。稍省事，輒自
悔之，以爲不應如是之饑，且家享客而我私吝至此或
者生性異人也。乃聽此歌謠，始悟小時生性人人如是。
故小兒果食，譬如丐者手中之餅，貓兒口中之魚，人不
得而奪之也。試於羣稚嬉戲沙盤木盃雜列椅凳之時，提
其耳而徧問之，必皆如我幼時之意者也。後半篇三句當

是別爲一章。曲寫小兒情性見識。若前一半則爲祖愛其孫，孫昵其祖。似戲非戲。似畏非畏之景象。移而屬之於父子，斷不如此親切有味。

八

一頓臭罵。舌尖噴血，濺滿人面，鄉里小兒，螫毒乃至於此。吾爲普天下人抱惡疾者，作一道檄文，討彼黃毛乳臭之子。

一臘癩生病，二臘癩望病，三臘癩問：「阿好？」四臘癩道：「死哉。」五臘癩道：「舍棺材。」六臘癩道：「尿坑板。」七臘癩道：「舍個釘？」八臘癩道：「毛竹釘。」九臘癩道：「多釘釘！」

十臘瘵道：「釘煞臘虫筋。」「舍人扛棺材？」「長脚螞蟻扯棺材。」「舍人哭？」「蠟子蒼蠅哭。」

臘瘵不過體相不具耳，何其取憎於人，一至於此。嘗聞語云：「臘瘵做和尚，現成本來相」。然則充臘瘵之技，尚可遞入緇流，果能力持戒行，他年成佛成祖，頂上圓光放出，卽成尸解，安知非其人之夙具善根，造物特降以惡疾，使之見惡於人，引入佛門，成其正果歟？然前編種蕎麥之臘瘵，居然有田宅矣；此集中偷雞之臘瘵，又居然有妻室矣；做和尚之說，固不必臘瘵之真正大歸宿處；而負此惡形，率我強性，又不必盡爲人憎。諺有

之，烏龜忘入賊臘療，四者並稱。余竊爲臘療冤之。乃讀此篇而知臘療之取憎於人者，固日日在人心口中，一見其病遂詛以死，一知其死遂羣肆謾罵，并其死後之事而薄之，毫不加恤，豈強臘療之積怨於人至深且久，及其既死，而猶惡其死之不速，故痛罵之耶？獨怪痛罵臘療者之仍爲臘療也，同類相殘，禽獸不忍，何此九臘療之設心竟禽獸之不若耶？嗚呼！世道人心，遷流何極，彼臘療又烏足責；世之客死他鄉，棄尸曠野，同行伙伴，挈金夜遁者，欲求尿坑板毛竹釘而不可得，讀之可爲長歎。

九

鄉人娶婦，不幸而入城市中爲傭媪，窶人生女，不幸而鬻富貴家爲奴婢，四無告中，增此二者，不爲己甚之言。

月句月句亮句亮句家家囡囡出來白相相，拾著銅錢買爆仗，放到大天亮。公公起來算帳，婆婆起來擺樣，姐姐起來梳頭，嫻嫻起來添油。打碎油罐頭，敲煞臭花娘。

每見人家待婢媪悍毒苛刻，幾無人理，而傭媪與契婢兩者互較，則婢尤苦。傭則計值任勞，合則留，否則去，若婢則貧而自鬻者也，一入其門，苟非及時遣嫁，必不能出，朝受鞭笞，暮受箠楚，忍痛弗敢聲，飲恨弗能泣，

東驅則東，西喚則西，終日勞勞，足無停趾，或面龐清楚，性情和婉，或受主人憐，或好自脩飾，搔頭弄姿，則又觸主婦忌諱，漸啓他人勦睡之疑，因而仇怨日深，鞭楚益甚，左支右絀，不可爲人，而身旣券鬻，旁人又復賤之，傭婦不與爲伍，往往有小過失，慫恿主人，或事敗嫁禍，使受鞭扑，種種淒苦，無可告語；試思油罐之值，能有幾何，而致被敲煞，油罐之碎，本自添油之熒熒，而敲此臭花娘，豈非嫁禍自免，買囑頂凶耶？夫天甫亮而梳頭，勤儉人家原不爲早，然昏憤老嫗，瞇眼未開，聞姐姐叫喊添油，初離被窩，手擦盲眼東，衝西撞，

不及審視油罐之所在，於茶瓶醬甌之間，隻手亂摸，無心翻倒。遂乃咕咕噥噥，弄搬口舌，致小婢皮肉晦氣。篇中摹寫神情，的當真確，而熒熒之可惡，與臭花娘之受冤，具在口吻間焉。世之清流在朝，爲奸邪傾排，與夫庸愚鄉民受侮於桀黠之小人者，卽此可觀其概。

十

此羣兒相戲謔之詞也，喜怒哀樂，中和之理。小兒天性，未漓，無機心，無成見，故哭未已而笑卽隨之。語雖平易，玩之可見赤子之心，故錄之。

又會哭，又會笑，兩隻黃狗會擡轎。

人生而墮於地，一血肉塊耳。開口便哭，不能言語。論者謂人生之苦故也，不論境之豐亨，家之貧富，由少而壯，以至於老，大抵苦多而甘少。稟性總敏，處境富貴，自入學讀書，成童授室，高官顯爵，足食豐衣，無事不居人上；而一生逐逐，或爲兒孫作牛馬，或爲他人製衣裳，曾不得數年休息，快樂，逍遙；而閻摩考籍，催命符來，撒手以去，回首數十春秋，萬事皆成烏有，豈不可哀。故笑者暫機也，而哭實人生最先之知覺。當夫胚胎甫給，悶絕腹中，絕無機之感觸，一旦紫河車出，恍見人世，始知受諸苦惱，必自今日，不覺啞然而哭。

若夫愚蠢貧賤之徒，其一生之苦惱，更不待言。故無論何人，墮地卽哭，此言自有至理，未可厚非。然喜怒哀樂，具於性中，寂然無感；安有發見嬰兒必數月之後始能笑，亦必數月之後哭始有淚。無他！數月之後，生氣漸有長養，知覺運動，亦漸有開悞。故見物則笑，受憐則笑，若偶有疴養，偶有寒餓。則哭，或哭或笑，皆當自數月後始。而初生時之哭，則非哭也，初生時之哭，眼眶無淚，其聲不根於心之哀，猶之心不知樂。而不會笑也。然則初生時果何爲者，亦其知覺運動之最先者，任天而動，無人而能喻之，則有所不適，而發爲聲也，

非哭也。試觀一二月之嬰兒。呱呱不歇，以乳哺之，其聲遂止；若半歲周歲之兒，或知嬉戲，而故違其意，則其哭有非哺乳所肯驅者，何也，心有喜怒哀樂也。然伺其哭聲稍懈，而引之使笑，則又易易，何也？雖有喜怒哀樂，而其心尙無機械變詐也。自此以後，由孩提而髻鬕，由髻鬕而成童，人事日工，天良日薄，機心漸啓，生性漸漓，或笑或哭，真偽相雜，漸至於人不能知而隨其氣質之純雜，思念之邪正，以各成人品心術。欲求其本來面目，而渺不可得矣。

十一

兒童相戲，必以爾手比我脚，爾面作我臀，以爲便宜；然村巷惡少，潑婦，絮語罵人，亦指手爲足，指面爲臀，究之人已，均無少損，何苦爲此惡毒浪語。

打不着爛狗脚，問先生，討膏藥，止有爛膏藥，越貼越爛，爛到年一隻脚。

羣聚戲遊，偶然小忿，强者揮拳，黠者善避，窺其凶鋒所不能及，始嬉笑怒罵以爲報怨；而揮拳者口鈍舌強，一語弗能應，惟怒目直視，忿不可遏，欲追及之，甫舉足而黠者又遠遁，且罵益刺刺不休。受此憤氣，幾於勢不兩立，比隣則訴其父母，同學則稟及先生，然罵實無

憑，告狀弗准也，鄉曲小兒，慙狀可掬。然天下好勇鬪
狠之徒，與夫强有力者，但知恃血氣之剛勇，一往直
前，不可進退，彼有機智者，固已乘我之後而竊笑之，
其情形亦宛如羣兒之共嬉戲也，嘻！可以悟矣。

十二

知進而不知退，亢龍之所以有悔也，語云，『扒得高，跌
得重，』斯言雖微，所喻者大，請爲之歌此詩。

蟲兒鬪，雀兒飛，飛到高山吃白米，高山那有白米吃，蟲兒鑽
窠雀兒急。

此可爲好高者戒。夫蟲兒惟不知飛，始樂與其羣鬪，而

無羨乎高山之上；若雀兒則天傳之翼，身又輕小，飛翔便捷，樹罅花叢，任我穿插。飲啄之處，人不能到。我必捷登囷倉之粟，供我果腹，而人不厭其貪，以其所取食者少也。但使門外無羅，日日棲宿其間，豈不任我取攜，或揮之去，旋飛而來。鴻鵠翱翔，引吭天際，安得覓食若我之易，我見之，方且傲之矣。乃我率我之性，自謂天下無地不可得食，一旦興高意遠，顧盼山頭，奮翼乘風，忽焉戾止，以爲供我食者，更多于囷倉幾倍；乃回翔審視，寂無所睹，轉不如鑽窠之蟲，蠢動於壁穴間，而絕無機智，反足以安其身，此時欲進則饑不可

耐。欲退則倦不能飛，始悔向者好高之一念，自誤良多也。世之不安其系，而漫焉一試，以求勝于人者，亦可以自反矣。

十三

起勢突兀峭厲，壘韻皆響，忽轉一調，具有古致，此當自齊梁人小體得來者，不圖於里巷間見之。

支了兒叫，

是出雲時令

石板兒跳；

先有下一句然後有此此種倒裝文法煞費經營出於小兒女口中最易略過，得不爲之道

破

倒竈郎中坐八轎，郎中，郎中，今之業岐黃者聞招牌當空，爹

爹有病，你來送終，

聽之慘然

不爲良相，當爲良醫，醫雖小道，願可輕易言哉；四五

月之後，天氣漸淡，疫癘流行，雖新招牌之醫生，亦其門如市，午前門診，既已重資，安輿歷徧城市間，掌燈始歸，天醫星照命，直至九秋將闌，瘧痢皆止，始門前冷落。然一年中之日用，此數月間，已擢之盈橐，豈其道精哉。名下之醫，宦家富室延之不暇，且看資非洋蚨不至，而暑天疫癘之疾，不論富貴貧賤皆染之，使皆求診於名下士，必厭其煩。故往往尋常醫生於夏秋之交，亦闕然成市。在天良未泯，謹慎存心者，於此數月中，抖擻精神，習覽書卷，以爲救人之具，而藉此道以餬口者，則且私心竊喜，以爲終歲溫飽，在此一時。計算看

資之羸細，日較門診之多寡，心在利己，不在治人，未及切脈望氣，而精神已顛倒昏瞢，脈象浮數。明明病在表也。偏小心防維，恐其不能汗于下，而雜參芪於攻劑，脈象沈遲。明明病因寒也，偏兼顧時令，恐其過於發表，而參竹石於熱劑。病者不能自主，病家又皆鄉里愚人，親族探問但詢求醫與否，而未能考其證，因詳其湯頭，諳其藥性，直以醫者爲神仙，具有起死回生之術，深信不疑。又復於初診之時，故作危詞恐嚇，以防不治，於寫方之時，故作謙詞狡飾，以圖脫卸，設有不測，委諸壽夭，而於殺人之庸醫，無人敢問。在彼固不

論生死，而七八次，或五六次之請封輿智，安然到手。嗚呼，是直以人之性命，爲獵食之具也！其罪不浮於創役哉？通都大邑之中，冠蓋衣裳之地，時下醫士，歲獲資數千金者，比比皆是，而其晚年，或潦倒無藉，或孤鰥自歎，又不知凡幾。卒未聞以三指起家，而子孫世世爲富家翁者，術固不可不慎也，語云，『不藥爲中醫，』吾聽此歌而益信然。

十四

此蓼我遺響也，亦肅肅搗羽之變調也，生我劬勞，報德岡極，雖盜蹠之粟，以奉晨昏，其罪當赦矣。

西方路上一隻小白羊，遇着舅舅耀白糧，大斗量來小斗糶，升籬頭上養爸娘，爸娘養我長和大，我養爸娘不久長。

詩似興體，小白羊不過借以引起耳，而篇首獨著「西方路上」四字，却爲全篇所注力之處，不得視爲閒文也夫。西方路上所云，「成佛，成道歸宿之地也，陽世惟重孝弟，西方亦何獨不重成佛，成道亦不過孝弟中人耳。」故西方路上，容或有大斗小升之人，而斷無不養爹娘之人，何也？農夫種得數畝田，上完國課，下納業租，一歲所入，其留餘以資俯仰者，能有幾粒粟哉？彼其心惟知養爹娘而已，有馨膳絮羞之念，而無脂膏滫瀡

之品，不得已乃於大斗小斗之間，冀得贏餘，以供甘旨，亦良苦矣。知爸娘養我之難；而我之養爹娘，乃不得不急，知養爹娘之不得不急；而我之與人出納，乃不得不吝，至人奉我以不公之名，我自反不餒其父母，惡名所歸，受之何傷；而西方路上，亦安見不能容我，夫乃知孝弟之足重也。農夫野豎，形狀局促，性情慳吝，錙銖所在，必盡計較，往往爲薄俗所厭鄙；而入其室處，藹然至性，樂盡天倫；以視世之執袴子，外慨爽而內涼薄者，相去何止天淵，吾謂西方路上，固收彼而不錄此也。

十五

此極村俚之語也，舵工牧豎，狀貌奇醜，積工資數年，娶得一婦，苟有風致，不至厭薄其夫不止；矧其在外遇哉？

夫是之謂緣也。

新造快船盪湖行，

叶戶郎反

姐兒樓上繡鴛鴦，船要橫行蘆扉倒，姐

兒聽見脚脚跳；娘問姐兒爲何亂脚跳，繡針落地尋勿着。

姻緣之說，人謂月老以赤繩繫男女之足，故往往婚姻之成，有當前所想不到，有十年廿年前所想不到，亦有魂夢中所想不到：設非赤繩之繫，何其撮合若是巧耶。故普嫁於吳，遠近弗論也；齊女於鄭，大小勿論也，然此

以言乎昏因之正者；若夫花前月下，密會幽歡，則必其境之遠近相若，其家之貧富相若，其人之尊卑貴賤相若，其貌之妍媸相若，其年之老少相若，其性之剛柔強弱相若，其質之智愚靈蠢相若；事雖此昏因為賤，而其慕悅引誘，苟非男女平等！烏得遠而使近，離而使合，疏而使親，以成此孽緣，？故較之昏因之正者，尤必論敵體，量身分，而毫厘不可軒輊者也。然吾謂人生之缺陷，每於此而加於不說所載才子佳人之事，能遂心者有幾？即今世癡男怨女者，流徒相慕悅，而不克如願者，又不知凡幾，以為若斯之難，而每有萬不及料，萬難成

全之事，隔若天壤，近在咫尺，竟易於才子佳人之慕悅引誘者傭奴家婦也，而主人寵之矣，深閨之女也，而僕隸戲之矣，大家之範也，而憎道賺之矣，詰命之樂也，而優伶犯之矣，蠢陋粗笨篷頭，赤足之婢也，而貴公子昵之矣，雞皮鶴髮，龍鐘鳩荼之嫗也，而少年子私之矣，沈魚落雁，羞花閉月之女也，而莽丈夫餽之矣。獨此一二才貌相契者，千思百計，經月累年，反未能得一當，卽將得當矣，而復有百端撓阻，多方間隔，使之不至於之遂而不止，其人謀之未善乎？抑天心之所忌乎？夫乃知緣之巧合，出人意料，不獨昏因之正爲然，卽花

前月下，密會幽歡，亦幾不自覺其何以湊合也；試試觀此篇之姐兒樓上繡鴛鴦，吾知其習女紅也；豈田間饒黍之蠢材乎？母之間，而能託詞繡針落地以掩飾之，吾知其齒牙伶俐也，豈絕無口辯之村女乎？乃其所矚者，不過一舵工耳，吾不知其初逅邂時，果何所慕悅，而成此孽障哉？普天下女人向彩鳳隨鴉之憾者，聞此當一齊痛哭。

十六

丈夫愛憐少子，老婦尤愛焉，然少子之可愛，固有能動其父母者！讀此詩可以微會。

老鴉啞啞叫！爹爹出門賺元寶，媽媽添弟弟，哥哥娶嫂嫂，姐姐坐了花花轎，囡囡一年到頭喜酒吃不了。

世以老鴉爲凶煞所使，清晨初起，開門仰視，啞然一聲，必應之曰否！若老樹鵲巢，嚙嘈盈耳，忽焉隻飛，望門噪我，則相慶曰。報喜！噫！禽鳥雖得氣先，而人家禍福，豈能前知，乃相告語耶？況鳥之有味，猶人口也，鴉必逢人有凶而始噪，豈囚人便不可與語耶？城市之中，樹林稀少，鷓鴣夜失其巢，止人家屋簷上，風露警寒，嗚嗚而鳴，聞之豎人毫髮，遂謂此鳥一鳴數日之間，里中必有死者，及居山鄉僻靜之處，則無夜不啞啞

擾睡。乃始悟非關災祥也，此人情之多感，猶之喜鵲而惡鴉也。反之者曰：「鵲噪非爲吉，鴉飛未是凶：」此詩殆本其意？然亦託興於鴉，而未必卽以爲下文之祥也。童子何知，依依膝下，耳聞目睹，皆家庭聚順，喜氣盈門之景象，喁喁于于，隨口成腔，以自寫其得意之事云爾：然讀者玩其詞，索其意，以爲唐虞之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歌，不過如是。蓋彼以民戴君爲天下言之，此以人子戴父母爲一家之，氣象不同，而性情則一。人苟當中年以後，老夫妻齊眉，婚男嫁女。事如意，一小兒子方在髫齡，承望顏色，解唱此歌，亦

覺得嘔啞可聽，不禁肉飛而眉舞矣。

十七

小兒以果子爲性命，穀食肴饌次之。產云「好喫外婆家。」乃他不之計，而獨注意於枇杷，愁狀可掬。

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上山採枇杷，枇杷園裏剛開花，恰被胡蜂刺脫半月巴。

人情呢其所生曰肉，至嫁出之女有所生，則謂之肉裏肉，故外婆之於外孫兒女，每愛過於其孫，是以外孫之戀念外婆，亦自其所親，以推及親之所生，而情亦過於其祖母，往往外孫謂外家曰，外婆家，而不曰外公家；

必至人事代謝，老成零落，外婆下世，舅母輩漸有壓棄外孫之心，然後其母亦數歲一歸甯，或自此非慶弔不至，外孫乃躍跳希少，愛昵之情漸弛，然而人情薄矣：諺曰，「外孫狗，吃得向外走，」方其幼稚嬉戲，依戀膝下，不特外婆愛之，卽外公，母舅，舅母，姨母等，亦均視如己出，不得訾其用愛之誤。乃年稍長而人情遂變，歲首賀喜必至，而問時讀書，不得作輟，遂不能如提抱之年，常依其母，以住外家，與其家人漸親密，而與外孫漸疏。于是反其幼時所爲年益長，情益澆矣：迨夫外婆悟其究爲他人子，始將前日之情減其半，以移於

己之孫也，而十餘年中爲其女與收孫所盜去者，固已不少，豈獨園中之果哉？每見人家養女二四人，長者先嫁，裝奩必豐，喁喁唧唧，日索其母之物，珠不辭其大，金不厭其重，衣服不嫌其奢麗，爲之母者傾倒以徇其請，或父稍吝之，則老夫婦勃谿詬罵，貽笑親朋；而女固毫不顧惜，恬然坐視，猶怨父之不愛己；長女既去，次而三，而四，又各屆期，援例備奩具，或愛有所偏，有加無損，其父業已疲殆，迫於親賓之顏面，老妻之號令，不得不竭力經營，甚至私鬻田房以充其費，女甫嫁畢，則已四壁蕭然，身無長物；乃不數年間，長女

之兒女，次女之兒女，三女四女之兒女，歲有所增，則爲催生也，彌月也，百祿也，期歲也，上學也，十周也，每費必數十千，苟豐於前，而嗇於後，聞者笑矣；斯時也，己之子授室矣，己之婦產孫矣，子婦輩日視老夫婦之盡心用力於外孫男女，而迴視其兒女之不能蒙愛於祖父母，則且怨且恨，強怒於色，弱怒於言，甚至家室不安，彼張我角，上下長幼，離德離心；而母舅之於姊妹，遂骨肉而仇讎；舅母之於外甥，亦主客而劫盜；必至兩老謝世。渭陽宅相慶弔不通而後已，嗚呼！是何人情之顛倒若此哉？古詩云「不重生男重生女」，豈真

生女之足重乎？從來女性陰柔，易得父母歡心；而男自就傅以後，輒不相親，故往往愛子之心，爲女所間，而陰柔者乘之得志。譬猶朝廷之任用小人，未有不先使其主疏斥君子，而後大權歸己；治國齊家，初無二理，讀此詩者，可識小人進用之漸，勿以兒童喜食生果視之。

十八

飲食男女大欲所存；人當壯年，苟未授室，確有此不堪情景，不謂嘔啞小兒，遂能知之。

螢火蟲兒飛下來，哥哥喫酒弗回來；爲啥弗回來？做親人家新

娘好，哥哥還未討嫂嫂。

曩有親串家一事，言之足資談助；今其家全沒於匪，回憶，十年前所聞，猶略記之，姑誌其姓名，而述焉。某甲年三十矣，有姊妹四五人，均有壻矣，而甲猶鰥，父六十餘，家本中人產，以羣女奩具，盡罄所有，爲甲聘某氏，無以畢姻禮，甲性悍，怒見顏色；父年雖衰，而鞠孳之味，性猶耽之，每醉必如泥；甲亦好酒，往往父子對飲，沈湎相視，至罵父始止。家人備之，不爲甲設飲，甲由是飲於肆，日夜沈醉，或更餘始歸，父勤於操作，爲子廛門。一日啓扉稍遲，門闔而醉人衝入，撞倒

其父。誤爲僕也，拳毆數四，頭血涔涔，親友咸懼，急糾資爲會，授其父爲甲完婚。其積忿之由，緣親串家聚婦往飲喜酒。醉歸自恨，輒謾罵其父，大如秀才，看榜己名無有，辱詈主司之狀，父以貧故，隱忍久之而甲，於覓醉之外，復作狎邪遊，以暢亢陽之興，以是負債纍纍，設非親友糾資，甲幾不成人，而熊蹯之禍，且在旦夕矣。甲婚之次日，顏色慘沮，意頗怏怏，其姊問之不言，益加窮詰，始以碩人告。蓋甲自遊平康以來，初不知五丁開山之技，鼓氣直入，爲堅壁所阻，遂曳兵而走也，後伴娘教之，始知人道，一時聞者，傳爲笑柄，如

甲之爲人，固不齒於正士，然而可以知男女之情，爲最不可遏制；而世之爲父者，當及時以了向平之願，庶其子有所束縛，不至溺情花柳，縱慾喪身，以斬祖宗之祀耳。雖然，人貴自立，設使幼失怙恃，豈卽老大鰥居不求其匹哉？世之辛苦積累，壯歲成家者，亦豈少也。如甲以強盛之年，酗酒放蕩，不知就生業，營財產，而徒怨及老父，積忿成逆，是豈尙有人理者乎，吃酒之哥哥，與唱曲之弟弟，慎勿效某甲可矣。

十九

春田綠草之間，逐隊結羣而至，確有此種景象，豈小兒謊

語哉？向欲作詩詠拜佛嫗，見此可閣筆矣。

鄉下娘娘春氣發，

卽此三字已包括吳越間風俗

一心來拜泥菩薩，

明知其爲泥菩薩而拜之自不得已

跟箭蒲鞋日照織，

好妝飾

生絹袴子白屁眼，

此佳境也顧其色非黝然而黑卽頽然而黃安得有白者哉眼

光射到處入細乃爾

青皮甘蔗腰裏撒，撒鍍光葶薺嘴裏搭，吃得屎急煞。田

溝裏去塌一場，長脚螞蟻都塌煞。

婦人之通病，雖和緩扁鵲不能與之方而切其脈，今讀此詩，乃知其病由於感春氣而發，殆所謂冬溫者乎？蓋風寒暑溼燥火，謂之外六因；喜怒憂思悲恐驚，謂之內七因，人生百年，無人不日與六者七者相遇，而夏令尤甚；冬溫者，伏暑挾風溼，當令不發，至秋則肌膜腠

理，漸覺斂束，病入臟腑，徧傳筋絡：或冬令之月，無風寒感冒，則初受之病，必至來春，擘肌剖理，始乘氣而發宣；故病愈久而愈不易治，庸醫之束手，與庸夫之不能嚴御其妻，初無二理。於是醜態畢露，惡形盡張，譬猶病者神氣昏罔，邪陷中宮，譫語相聞，自宵達旦，親朋慰問，舉室驚憂，禱天驅鬼，迄無靈驗，則將坐視其斃，而不可救藥。世之人家，有婦女，顧不知約束，如夏秋之交，熱邪內伏，又縱飲食之欲，以益以病，殆成象既現，而欲藥石所到，二豎潛逃，豈不難哉；詩人殆深知鄉下娘娘之病源，作此以嘲之耶。吳下風俗，鄉

間婦女，十九不纏足，以其操作辛苦，便於起居，且田中諸事，婦女往往代夫之勞，烈日如火，田泥欲坵，赤足坐橫木上，踏桔槔取水，其男子提兒抱女，與村人圍坐茶寮，縱談豆棚閒話，日夕則歸炊以待婦至，男勤女職，婦執夫役，與越中風土相反。然非田忙時，則婦亦倩妝賣俏，雖面龐曬黑，足趾泥污，自有一種搔頭弄姿態度，誠如「跟簪蒲鞋」二句之寫生者，今日遊綺羅叢中之人，偶爾見之，亦將有厭梁肉而思豆腐之意。惜其舉止不文，語言村俗，鬧場熟市之中，諸態畢具，藉非女子身，不幾令人笑死哉？嘗謂天地清淑之氣，每鍾

於女子，不應有此惡物。取人世厭惡，然細揣之，彼其夫之愛之也。亦曰謂男才女貌，兩相匹偶，不啻璧人一對耳，雖大嚼甘蔗，亂齧葶薺，而不嫌其口之饒也，且有買以食之者矣；雖尿急向溝衝煞螞蟻，而不嫌其形之陋也，且有爲之繫袴者矣；我則鄙之惡之，而人則親之愛之，故蠢陋惡劣，亦復無傷。夫乃歎天地之生材，固不拘一格；而世人之取材，亦各從其類也雖然。女子性最佞佛，彼其來拜泥菩薩，固已專心致志矣，焚香頂禮，果將何求，豈自知其生居濁鄉；不獲與揉羅被縠者，爭妍獻媚，而欲修來生福果耶？然其居心亦無他過

求焉，習俗相沿，卽不事禱祈，而亦逐羣以至，此之謂婦人之通病而已矣。

二十

此章與上章同意，或謂卽上章之後文；然合之似贅辭，且意已別起，而不相屬，故析之。

紅鞋子，綠鞞拔；

所謂新造龍船落水者是

新堵田岸滑，走一步，滑一滑，退

一步，拔一拔。

此是鞋大於足之故，豈形容其足小乎

女子所最得意者，其足之小乎；蓋自五六歲貫耳以後，

卽繼以纏足，其時苦楚，殆不可言，及娉婷玉立，顧影自憐，居然瘦削若春筍，彎曲如初月，梅花刻底，鏤空

其中，實以香屑，嵌以銀鈴，專心壹志，鬪巧翻新，以取人媚悅者，全恃乎此，既有此，而亦可以慰矣；乃吾觀世之媚婦者，雖極情熱，至於腿兒壓，臉兒偎，斷未有雙手捧蓮鈎而抄摩之，且嗅之者，則亦何自苦爲。然而人情怪矣，父母之命，媒妁通之，男女雖不相見，竟有不問其他，先詢裙底之大小者；花晨月夕，游宴湖山，評品羣芳，甚至覲面迎來，漠然相視，而牆隅階下，從旁微睨，獨注目於雙翹，故雖貌如嫫母，而蓮鈎纖削，展步輕盈，反不禁眉舞肉飛，色授魂與，謂是不愧爲美人也；噫！彼未嘗得見美人耳，設有古之美人，

立於其側，羅裳曳地，不見其足，彼不過曰半截觀音而已，以此觀美人，美人其可誣耶？然自江南主作俑以來，人情之顛倒，已千有餘年，而天下婦女之脩容飾貌者，或自揣其醜，而猶得以此爲後天補先天之計；每見姊妹成行，相約蚤起，踏青遣興，先理其髮，後整其履，約梳洗者一時許，著扮者兩三時許；殆衣裙整齊，起身欲出，猶一再回顧，視其履之合式否？出門數武，又審視之。究之足小者，履不鑿柄，行數里不褪，惟橫量三寸，借力於木頭者，則愈耍弄乖，愈耍出醜，紅鞋綠拔，閨中手製，數日始成，而頃刻之間，汗泥殆徧，

卒至於帶斷木脫，現出盈尺蓮船而後已也。雖然爲此詩者，其猶未足以形容也，紅鞋常色也，綠拔亦常飾也，今之繡履者，必綢與緞與錦，其色以紅爲太豔，務取間色，月白也，雪青也，蜜色也，秋葵也，粉紅也，又以刺繡爲平常，而用蟠金，或竟不取繡，而用彩錦，務使此寫纒出冠時，苟有從同，卽將改製，窮工極巧，鬪靡逞奢。不知履褻物也，女鳥又穢物也，今其取材，上儕冠帶，制作直擬袞繡，僭越極矣；然製履愈精，而足亦愈大，雖炫奇以掩其醜，而終不可掩，嗚呼！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奈何作女子身，而罹此慘毒，造此罪

業，以求媚於男子哉？況乎其無所媚也。試讀此詩，亦將謂爲美人否耶。

二十一

玩其詞，會其意，似爲庸夫厭醜婦而作，抑懦夫嫌妬婦耶？然天下妬婦衆矣，安得如許長脚蟻，盡行扛去。

一箇姐妮三寸長，住在茄蔓底下乘風涼，長脚螞蟻扛子去，笑殺親夫哭殺娘，

清江浦以北夏月最多青蟲，似蝗蝻而小，善鼓翼作聲，名曰：叫蝻，土人編竹籠，每具盛以一，至江南賣之，小兒訛呼曰叫哥哥，謂與絡緯爲夫婦，故又名絡緯曰紡

織娘；一晝鳴，一晝聒耳；一夜鳴，風林霧草，嗚咽達旦，亦性有各近耳。然或午後倦思眠，夜中煩熱，偶一聽之，清澈襟抱，未始不足以遺興，小兒輩亦飼豢之而已，豈有此會心哉；乃借以況人，亦竟作爲此詩，爲婦人之取厭其夫者，悼惜惋歎，非有性靈之人烏能語此？夫婦人之於夫，終其身以事之者也；然狂童放蕩，心厭糟糠，視其妻如附骨之疽，著眼之疔，斯時悔嫁已遲，求離不得，聽其夫之陵侮厭鄙，而莫可如何，而母氏則傷心特甚焉。或者驕蹇性成，懶執婦道，酒食不議，蠶織不勤；又或悍毒悖惡，無生人理，妬虐妾下，侮玩其

夫，皆足以取厭於人，特其勢力相勝，爲之夫者，隱忍不發，任其潑刺，縱其驕惰而已；顧量不載福，命不逢辰，妙矣青年，忽然怛化；匹偶者，於此則惟有陽傷悼之，而陰欣幸之，若脫苦海，如釋重負焉，然而母女情深，正不問其爲人之何如，而一於愛，笑者自笑，哭者且哭，一室之間，其心各有所喻，雖曰人情之常；然亦可知人生女子，其教之不緩於男，正不可待之如客，使其嬌懶日慣，潑性日長，至於不能爲人婦也，及夫死後追悼，徒焉墜淚，又何益哉？夫天地之間，陰陽闔闢，化生男女，本無畸重之勢；而世俗往往愛過於女，而不

及於男，責厚於男。而薄於女，豈非自貽伊戚哉？雖愛其女，而不啻殺其女矣，童子何知，乃亦借三寸長之姐妮，而道破人情若此。

二十二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故爲花王，凡花中豔若桃李，麗若芙蓉，皆不足以例之；故旣名爲牡丹，便有如此鋪排，寫得光采動人，穠豔奪目，真不失富貴氣象。

啣啣啣踏水車，水車溝裏一條蛇，游來游去捉蝦蟆，一句生發

而下筆勢便已不凡然意尙平

蝦蟆躲拉青草裏，青草開花結牡丹。

有此變化便可將上數句陪襯語一齊撇

去

牡丹娘子要嫁人

此大題目自有下文大文章

石榴姐姐做媒人，桃花園裏鋪

行嫁，梅花園裏結成親，絕好排場爹爹許我金環子，襴襴許我大紅裙，大紅裙上多摺襴，雙雙粉蝶過牆來。

興比之什，皆取鳥獸艸木，以引起正意，第比則以物形似之，而興不必其似，似微有異耳。此詩興類也，說入正意，以後筆勢愈緊，一句一轉，一轉一層，極寫女兒遣嫁時情景，惟恐其不肖，故無一語不真耳，大凡女兒在閨。至十四五歲，針黹精工，組織光澤，日有所爲，夜有所繼，無非預儲遣嫁時箱籠之物，爲父母者，被其索擾，不得不徇愛以與之，至於親迎有日矣，則外所以壯觀者，父爲之備，內所以充實者，母爲之籌；而嬌性

恃愛者，猶復有東無西，有彼無此，日絮聒於二人之前，中產以上，尙易爲力，若小有積蓄，經營起家者，將爲此賠錢貨傾囊倒篋，以出之；推女兒之心，即使擔石盡空，至於升斗不給，兩老晚年困苦，兄弟立錐無地，而其所以充奩具者，仍萬無可缺，嗚呼；何其忍也。幸而生長富貴家矣，千箱百籠，叱咄可辦，鋪房全備，先吉日送之婿家，行人擁觀，嘖嘖稱羨；然女方較量於我父母，曾許我某飾若干，某衣若干，斷無自知已足，力止父母勿再庀具者，富貴且如此，何況等而下之乎？故人往往以女生外向，重生男而不重生女；然既已

有女，設令遇人不淑，命蹇運乖，不自樹立，以至於貧，異日牛衣對泣，豈不愧死，故爲父母者，又必盡心竭力，以爲之經營也。不然桃園發奩，李園成禮，如此豪華，而區區金環子，大紅裙，猶覺耳跟前刺刺不休，又何故耶？噫！「五女之家，偷兒不入」，信然。

二十三

有佳兒必得佳婦。人情類然，中人以上之家，禮勝於情，待舅姑者，一節未合毀已至矣，下此則得歡心易；故勤能之婦，鄉里未譽，而舅姑先譽焉，試於茶坊香會間聽之。

搖渡船，擺大哥，大哥船上討新婦，討個新婦能唬咱，唬咱吳語言能幹也

趕麵趕得薄，切麵切得細，下拉鍋裏團團轉，盛拉碗裏荷花瓣，撒拉坑裏浮湍湍，爹媽歡喜，大哥叫心肝。

食力之家，十數千文買一婦，若梳光頭，裹小脚，豔臉映桃，細腰擺柳，弱不能步，怯不稱勞，定爲舅姑丈夫之所不喜；故搖船之大哥，必得能趕麵切麵之新婦，而後妻子好合，父母順和，雖不比盛饌享親，苟常有此一碗之麵，飽二老枵腹，孝子順婦，藹然一室，已爲人生極不可得之境遇，宜其歡喜而叫心肝也。每歎薦紳之家，起居服御，享用豐奢，大廈廣堂，內外隔絕，一日之間，或父不見其子，姑不見其婦，出入左右，惟僕婢

相親，顏色常遠，性情遂隔，以至父母，舅姑，子媳，夫婦之際，怨詈訾毀，漸成人倫之變，其亦讀此而知所返本矣。

是詩又一篇，首三句相同，自第四句以下，絕不相類，其詞曰，『搖渡船，擺大哥，大岳船裏討新婦；新婦幾時來？臘月廿五來，帶點捨來？帶點團糕楊餅來？團糕巴斗大，楊餅像籩大，公一個，婆一個，姑娘小叔分一個。』音韻亦甚清亮，惜無寓意，姑附錄之，以備參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440B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天籟集
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鄭旭旦

標點者 上海悲增

印刷者 中原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中原書局

分發行所 廣州雙門底寶星中原書局

